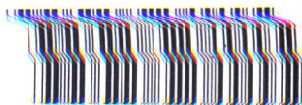


櫻雪盛世

靳 飞 著

Y
I
N
G
X
U
E
S
H
E
N
G
S
H
I

YING
XUE
SHENG
SHI



* T 0 3 7 3 9 9 *

靳

飞 著

樱雪盛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樱雪盛世/靳飞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9
ISBN 7-5006-3207-X

I. 靳… II. 靳…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161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市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8.75 印张 2 插页 182 千字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15.50 元



序

张中行

人生于现在，却特别关注未来。未来的事多不可知，尤其有关祸福的，几乎是人的全体，都希望变不可知为能知。这就给张铁嘴、李仙姑之流送来生财的机会，盖能够预言祸福，兼能够授与避祸趋福之术，受益者是必乐于慷慨解囊的。预言来于预知，这预知也要有术，如卜筮，看相，批八字，等等，皆是也。还有一种是拆字，记得昔年看小说《说岳全传》，其中就有术士为宋高宗拆“春”字，说“秦头太重”的话。这表示拆字法是颇有道理的。我当然不信这些，可是曾想到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或批或拆，不近水楼台，在

“名”上费点心思，或耍些花样？有些人，我的所知可证，执其名而求其实，而预言其未来，是碰巧，可以八九不离十的。如靳飞君就是突出的一个，他的性格，他的行迹，他的成就，总而言之他的一切，如果限定用一个字形容，其他人多半有困难，他却不难，那就是一个“飞”字。

还是他 20 岁刚出头的时候，他由鼓楼附近一个学校飞到沙滩附近我工作的地方。从此我们认识了，几乎是来而不往的交往就多起来。交往多，所见加所闻，对于他的印象就越来越鲜明，鲜明的具体内容是能量过大，以致即使想韞椟而藏也办不到，或者说，总是表现为身和心到处飞。由近而及远说，比如近在面前之时，会感到他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焉在右。当然，面对之时是很少的，其他时间他在干什么呢？只有天知、地知、他自己知道。但凭借耳之官也未尝不可以略有所知。仍以交往的小关目为限，以三才为纲检查一下，天，可惜上面没有人，他也只能徒唤奈何；地呢，大概除南北极以外，几大洲，他都有熟人；降到人，这可就说不尽

了,常人凡人如我这样的可不在话下,北京俗话,出头露面的,各种家,各种星,各行当的演员,以及禅门的和尚,道观的道士,硕果仅存随溥仪出宫的太监,他都认识,有些还有间或住医院就去陪床的深交。那么,他的身就天天这样飞吗?所以还要说说他的另一种,心的飞。他喜欢读书,勤而快;有所感或所知,喜欢写,也是勤而快。关于快,说我一次亲历的,是三四年前的初冬,我往唐山去讲学,他决定照顾我,陪我去。早晨上了火车,我看他精神不振,问怎么回事,他说赶还文债,一夜没睡,写了六七千字。一夜六七千!所以他的夫人波多野女士曾说:“你不必换用电脑,你手写比电脑不慢。”提起波多野女士,还可以顺水推舟仍说“飞”。古人云:“男人居室,人之大伦。”靳飞君,男也,要有个女,先点头,然后入室居,以成大伦。围绕着点头的一切活动,旧无名,因为不需要女的点头;新曰恋爱,更新曰搞对象。靳飞君这方面的活动如何,我所知甚少,也因为事不关己,未曾审问。但情况是明确的,仍是飞,而且飞得远,越过一衣带之水,与出身于日本东京的波多野女

士在中国北京拜了天地。

不记得哪一位高人发的高论，说“不管男的年多高，性多傲，到女的跟前就成为孩子”。靳飞君虽善飞，终归不能飞到规律以外，于是拜完天地不很久，女的起驾东京，他也就只能妇唱夫随了。且夫人，随环境之机而应变之动物也，又是规律！靳飞君自然跳不出去。变，有身的，如改豆腐脑为三明治之类是也。也必有心的，比如在北京是念鲁迅，到东京就会改为夏目漱石吧？写呢？说来话就长了。在国内，他惯于写小品，或称杂文，笔如飞，然后飞上多种报刊，我因为不能飞，看得不多。但也大规模地看过一次，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他送来一部杂文的书稿，名《金台漫笔》（后易名为《风月无边》出版），说让我看看，并希望写一篇序。我看了，认为题材多为轶闻轶事，且文笔浅易流利，可读性强，必有较多的读者欢迎，就写了序。事过数年，他改为吃三明治，还写那样的漫笔吗？正想何时见面问问他，收到他一封信，说他的近作又辑为一集，名《樱雪盛世》，准备出版，一客不烦二主，仍希望我写一篇序。我看看内容，收文约 40

篇,果然得了“内助”,除本土的老舍、郁达夫等之外,还谈了不少东京的见闻。仍是不少轶闻轶事气,文笔呢,浅易流利之外,明显地还往恢宏和深沉处发展,真应了一句古语,“士别三日,便更刮目相待”了。我这几天杂事多,未能逐篇细读。这也不无好处,是去岁苦夏热,今年想找个地方逃避,如果设想能成为现实,依多年旧习,要带点消闲的书,以便树梢的蝉声还不能消长日的时候可以开卷看看,选书也许不很容易吧,如果靳飞君这本樱花伴雪(他的夫人中文名为雪卿,推想书名之雪即此雪也)的书能问世,那就可以不经过“普选”,带上这一本上路。

话说完了,准备交卷,忽然疑神疑鬼的旧病复发,想到有人会质问:“名为书序,何以闲扯的很多而谈书的话不多?”这小辩揪得既确实又有力,我无力答,只好学刘邦,找个间道溜。而万幸,一找就找到,这是语云,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此之谓也。

1998年5月9日于元大都北鄙之留梦斋



序

徐城北

认识靳飞多年,觉得他和我在很多地方颇为相像。

第一种相像,就是都喜好结识忘年交。“文革”结束,我由边疆和基层回到北京,经常向满肚子杂货铺的老伶工请益。这样做,既是为了干好我在梨园的那份儿工作,也和素来的兴趣有关,于是慢慢的,我就和不少前辈结下不解之缘。靳飞呢,我一直说不清他在哪儿工作(或者,是说不清他打算这辈子究竟在哪些方面干“成”点什么),于是也就说不清他结识忘年交的目的和实效。但他确实在这上头比我厉害。这还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克服年龄跨度极大带来

的困难。比如靳飞和张中行先生年龄相差 50 来岁,但居然能搞得很熟,靳飞甚至向朋友戏称自己是“张办主任”。当然从张先生那边,对这个“小朋友”一直关爱备至,对此言也欣然默许。其次,与靳飞结下忘年交的老人,真是方面极多,绝没有局限在同一领域。靳飞不仅能把他们“一网打尽”,而且随着时间延续,他和老人们的情谊也加深加厚。

第二种相像,可以叫做“吃里爬外”。这词儿是老北京的语言,曾多少带有贬义。当初我在中国京剧院工作时,一些同事用它来讥讽我。意思无非是,认为我不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随着老编剧“学手艺”,而是自我改行,搞起了京剧研究,不断在艺术与文化间穿行往复。我听了,笑笑,不急不恼,甚至觉得透过讥讽却一言中的。后来我从旁观察靳飞,觉得他在这方面更勇敢,收效也更大。因为他相交的老人不在一个领域,所以要想使他从诸多老人处学到许多东西并给予“打通”,这从他近年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尤其是从他在本文集中的“跨国文章”中可以看出。

第三个相像,也就是“无中生有”。这个词

儿在过去又是贬义，但我要把它转向褒义。昔日，朦胧感觉靳飞是个“社会活动家”；他到了日本之后，活动的范畴空前扩大，本来正好发挥这一优势。果真他到了日本，就把昔日在国内的活动（即工作）方式挪到了那边，结果一样有效。他每次从日本回来，也利用旅途之便，也捎带干了一些“买空卖空”的艺术活动，结果又有三，一是“南北打通”，二是“上下打通”，三是“深浅打通”。他能根据自己的学识和人际关系，再考虑现实的某种需要，凭空设计出某项文化工程，然后再为这工程规定下完成步骤和战略战术。说“凭空”，是指不是官方给他下的指令性任务，如今他到了那边，再没有官去管他了；他所干的一切，都是自己觉得“应该干”和“可能干”的。在其后的完成过程中，他信心百倍更左右逢源，往往成果超过了预期。他在这方面的本领，实在比我们这些长期居留在一个行业和一个地域的人，强得太多太多。

靳飞还年轻，真正的道路也刚在他脚下开始，他是一个主动向生活闯路的人，他赢得了一般文化人很少能遇到的环境和机遇——正因为这一切，所以他的前途实在不可估量。当年他

结婚，记得张中行先生曾有一个幽默的祝词，希望他喜好无休止地“飞”的脾性，能因婚姻而有所收敛。确实，靳飞这些年一直是在无休止地“高飞远飞”，并且确实“飞”出一般文化人所不太能得到的实绩。但我也确实也希望他能“时飞时停”，从而能小结一下，从文化上设法给自身定一下位，然后再确定下长任务和短目标，以有弹性的方式分期分批实现之。

当然，我所言都是主观瞎说，预祝靳飞在中日深层的传统文化交流方面，闯出一条新的老路，做出一番既轰轰烈烈又随意安闲的功业。

我祝福靳飞。

1998年5月30日

目 录

序一	张中行
序二	徐城北

老舍影	(1)
-----------	-------

达夫文痕人迹	(8)
--------------	-------

寂寞书斋 笔底波澜

——贺张中行翁回想录完成	(20)
--------------------	--------

访毕奂午先生记	(27)
---------------	--------

又 记	(33)
-----------	--------

记严文井先生	(34)
--------------	--------

小溪流和他的歌

——献给严文井	(41)
---------------	--------

又一种美丽的逝去

——哭新风霞阿姨	(45)
----------------	--------

怀念绍棠·····	(50)
牡丹初放 梅韵新姿	
——贺胡文阁首演京剧成功·····	(54)
对逆境的认知	
——读绿原著《离魂草》·····	(60)
五千年间最为独特的绝代学者	
——读黄兴涛著《文化怪杰辜鸿铭》随感·····	(65)
关于《京剧 200 年历史》及其著者波多野乾一·····	(78)
中国文学 20 世纪最后的辉煌	
——“老生代”散文随笔·····	(89)
篆刻名家张樾丞和同古堂·····	(101)
欲病而不得·····	(110)
雪·····	(114)
雍和宫·····	(119)
乡间书简·····	(130)
兰圃茶事·····	(134)
写字·····	(136)
酒意·····	(138)
“偷”艺·····	(140)
“无理”的窗·····	(143)
一辆旧自行车·····	(145)
“老爸”也是爸爸·····	(148)
房子·····	(153)
卖不尽是痴·····	(159)
一纸留别·····	(166)
祀书神·····	(169)

再祀书神·····	(173)
中国人的喉咙之大·····	(176)
东京行路·····	(180)
东京的图书馆·····	(183)
东京的出版物·····	(187)
大阪松竹座观名优坂东玉三郎《鹭娘》《阿古屋》诸剧 ·····	(192)
梨园梦寻·····	(194)
东京初霜日记·····	(200)
东京忘年日记·····	(206)
长安花日记·····	(212)
少年子弟江湖老·····	(222)
《樱雪盛世》书后·····	(254)

老舍影

老舍是所有北京人的至亲好友。

老舍和北京人的关系，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中，极为特殊的一例。作品的交流退居其次，亲情是占第一位的。北京人，可以没有读过老舍的文字，但不能不把老舍当自家人，他是北京人的骄傲、北京人的象征。老舍和北京人，不妨做为一个课题，假如有研究家动手来搞，一定会有许多人对此感兴趣的。

我不否认，我对老舍先生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感情，包括读者对作家的崇拜，生者对在劫难中舍身的逝者的怀缅，文坛后生对先贤的敬仰，等等。而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我作为北京人而对老舍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亲情。说是自然而然，实际上是耳濡目染的结果。

在我并不很大的时候，住在胡同深处的小四合院里。一日晚间，家中的昙花忽然开了。成语有昙花一现，大家都知道难得看昙

花开放,不多时,我家的小院里就挤满了来看昙花的街坊邻居。有个在小学校看传达室的工友相当得意地讲,老舍家的昙花开的时候,他也曾去看过。旁边的人忙问他,老舍家的昙花可有我家的大——我家的昙花在远近几条胡同里也是很有些名气的。这时,有位老司机不客气地指出,工友吹牛,他根本没到过老舍家。老司机早年在一家出租汽车行,据他说,老舍用过他的车,而且,老舍还告诉过他,老舍名叫舒舍予。凭着这一经历,老司机质问工友:“您不是去过嘛!您说说老舍的家在哪?门儿朝哪边开?”

工友还要保着自己的面子:“老舍家在迺兹府呀!”

“可着北京人,谁不知道老舍住迺兹府!您说说那院子里边的事。”老司机寸步不让。在大伙儿哄笑中,工友下不了台,尴在那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老舍”这个名字。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老舍的散文名篇《养花》,“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昙花总在夜里放蕊。”我便忍不住想到老司机和工友斗嘴的样子。

我从小爱读历史小说,老是带出点儿遗少的味道来,这就不能不让那些喟叹世风不古的老人们看了欢喜。大约是我十一二岁时,那位老工友特地约我到他家,他住在我家隔壁的杂院里,两间小东屋,收拾得还挺齐整。他相当庄重地从大衣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从报纸上剪下的照片,说,“这个给你,你好这个。这就是老舍!”那是一张老舍和某位领导人的合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舍的“影儿”。老舍,曾让老工友丢了面子;但老工友还是忘不了老舍。

我也就在这之后不久,开始读老舍的著作。读的第一部是《骆驼祥子》——祖母常说,我老实巴交,以后千万不要